

比较文学
名家经典文库

杨乃乔 主编

重建巴别塔

解构诗学新论

胡继华
著

比较文学
名家经典文库

杨乃乔 主编

重建巴别塔

解构诗学新论



胡继华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胡继华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8

(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ISBN 978-7-5334-6558-2

I. ①重… II. ①胡… III. ①解构主义—诗学—研究
IV. ①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3006 号

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杨乃乔 主编

CHONGJIAN BABIETA JIEGOU SHIXUE XIN LUN

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

胡继华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350014)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5

字数 322 千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558-2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4258）联系调换。

集结与阅读：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总序）

编辑与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的目的是基于以下几种缘由，在此我们给予简约的陈述。

2013年6月6日，我与董伯韬博士在网络平台上交换一些学术问题，其中提到了关于出版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书系的设想。的确，我们应该为从“文革”结束以来到当下的优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出版一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出版时丛书命名“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以“文库”的集结形式，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与发展给出一种历史性的记忆。

我们在编辑与出版的策略上约定，这套“文库”只收取当代中国优秀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能够见证自己学术实力的代表作，每位选入的学者只提交自己的一部代表作。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位学者有限的学术生命时段，真正的优秀学者所能够从容沉淀且凭借学术良心推出的厚重著作应该只有一部。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学术中所沉淀的厚重性体验与深度性思考仅此可能获有一次，反之是违背人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把这部研究代表作称之为见证学术历史的个人经典——“the best of me”。

按照约定的编辑与出版策略，我们对近 37 年来能够准确定位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进行了遴选，第一批选入了十部专著，作为十位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经典给予集结出版。我们在遴选与编辑的过程中，曾得到这十位学者诚恳与无私的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库”仅从过去出版且曾在学界产生过影响的专著中进行遴选，而不再接纳任何在比较文学研究命题下业已出版的论文集。因为显而易见，一位在学术信仰上谨慎且笃实的学者，愿意让自己沉寂在一个相对安静且稳定的时段，就一个论题在文献与理论两个层面做体系性思考而撰写专著，这部专著较之于论文集在逻辑的断片中所给出的阶段性思考要更有价值得多。

此次，我们通过遴选与集结出版这套“文库”，在意外的偶然中，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 37 年来所行走的学术发展史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反思。

从“文革”结束到当下的 37 年来，中国学界关涉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人文研究及所堆积的出版物在表象上也只能如此繁华了，无论怎样，所出版的专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当我们以选家的眼光透过虚妄的繁华，希望真正拣选若干部还能够被定义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专著时，在遴选的质量与数量上，能够感动我们学术良心的专著居然没有多少部。并且我们特别想说明的是，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边界开放的学科，所以我们的遴选绝然不是仅仅规限于以“比较”两个字眼儿为自己命题的专著中展开的，因为至少业内学者都知道，“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一部在学科意识上地道且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往往不需要粘贴“比较”的标签来装饰自己。

我们的遴选涉及了与比较文学交集的相关人文学科及研究领域，本来我们以能够轻松地遴选出五十种或一百种可以定义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所出版的个人经典，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我们不禁想在此设问：37 年来，中国学者在“学术大跃进”的冒进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然而无论怎样，当代中国学界还有依凭自己的学术良心理性读书且执着研究的学者，毕竟我们还是遴选与出版了第一批结集于“文库”的十部专著。我们还会遴选与出版第二批的十部专著与第三批的十部专著……当然，这一切还要由中

国当代学者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以他们的良心与研究来说了算。也正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套“文库”第一批选入的十部专著越发弥足珍贵了起来。

第一批选入的十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至少涉及了以下多元研究方向：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日文学与文化研究、中西比较诗学、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

我们从选入专著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上不难见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为当下中国本土具有国际性比较视域的研究学者打造了一方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平台。其实，我们深知这套“文库”的选家策略作为一种立场，实际上是在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本质潜在地定义，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纂《文选》那样。

萧统编纂《文选》的选家策略与立场即昭示了那个时代的士人对形式主义审美给予诉求的文学观念，萧统在编纂《文选》时，于经、史、子之外典重于“文”之宏丽的辞藻、和谐的声律与对偶的排比等，这其实是在理论上潜在地昭示了那个时代士人对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定义。一如萧统在《文选序》所言，文学随着时代在改变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走向，并且在审美本质上的蜕变是难以捉摸的：“式观元始，眇觐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①而萧统恰如其分地以选家的策略与立场，把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与解释定义在形式主义的文学审美风格上，以铸成了操控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念。

① [梁]萧统《文选序》，见于《文选李注义疏》（第1册），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0页。

需要陈述的是，这套“文库”必然有着选家自身的策略与立场，我们是依据当下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而践行的。其实，能否持有一种当下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陈述这一点，必然会遭遇这样的疑问：一般被理解为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下的专著为什么会被选入这套“文库”？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为什么也会选入这套“文库”？……谙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获有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学者，往往会就上述疑问的提出者给出自己简洁且友善的建议：不妨去翻阅一下近年来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作为教材的《比较文学概论》讲述得很清楚了。不错，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特别需要准确且地道的讲求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的研究门类。

而我们在这里是尊重这些疑问的提出者的，并且愿意简洁地回答第一个疑问：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研究，说得再确切一些，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英国文学研究或爱尔兰文学研究，在学科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这些汉语学者栖居在汉语本土是操用汉语写作还是操用外语写作，他们的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与价值立场与外域的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说到底，比较文学研究在学科意识上绝不同于国别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学研究，我们在此把这两者合称为国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研究。我们不建议一厢情愿地误用国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评价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视域，驻守于国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以集结出版一套“文库”，依凭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视域，以集结出版一套“文库”，两者在交集之间必然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与冲突。我们所论证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视域就是言指比较视域（comparative perspective）。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倾听国族文学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种种评价，甚至某种评价在对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误读中呈现出并不内行的批评，其实这也全然没有关系；我们想言说的是，我们始终持有这样一种姿态：即双方应该在相互看视的差异性中相互欣赏，并在相互对话中营构一种大度

且包容的学术心态。我们恳切地宣称：国族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一位学者首先只有做好了国族文学研究，才可能走向“四个跨越”的比较文学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选入这套“文库”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们首先都是优秀的国族文学研究者。他们在国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把视域投向国际学界，投向与文学研究具有交集（intersection）的一个异质学科（heterogeneous discipline），以语际（interlingual）与跨界（transboundary）的整合性思考成就了自己的比较视域及比较文学研究。毫无疑问，他们都坚实且准确地拥有把文学研究带向国际学界的比较视域。真正且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不是可以自己宣称的，也不需要自己宣称，只要他们的研究视域、学术心态与学术成果达向了语际与跨界的整合性逻辑，恰切地吻合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他就是一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因为他拥有汇通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知识结构，持有两种以上可以阅读的学术语言能力，秉有开放的比较视域与多元的学术心态等。

多年来，不少青年学者在报考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硕士生、博士生时，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时，常常提出要导师开具一张在这个研究方向下积累知识结构与锻造比较视域的基本必读书单。从学科性质上来讲求，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要求很高的学科，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是在语际与跨界中淡化其学科边界的，因此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下还可以界分出多种从属性研究方向，所以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下无法开出一张包打天下的基本必读书单。然而链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下的从属性研究方向，无论是怎样的开放与多元，任何比较文学研究者均需要准确地获取地道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在这一点上，对任何一位走进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讲，都是共通且公平的。

我们编辑与出版这套“文库”，也正是希望为相关青年学者提供一套了解与把握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基本系列读本，以便比较文学研究的代际性发展能够在准确的学科理论中有序化、学理化与逻辑化的行进。当然，这一学科意识是在不同的比较文学个案研究中呈现出来的。

集结于这套“文库”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们是在不同的文学个案

研究中呈现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他们都是优秀的当代学者，他们曾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史的不同阶段，以自己的学术良知留下了个人思考的足迹，所以入选这套“文库”的个人经典，分别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讨论隋朝一统天下后南北经学的统一与分野时认为：“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①在学术与世运之间，无论存在着怎样的转移与不转移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维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因此，我们主张读者能够恰切地在学术与世运之间给出自己的选择，带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维系眼光，对这套“文库”的专著给出自己的阅读、判断与接受。我们再三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于“文库”的集结形式，为希望从事或正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一张关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的必读书目。这张必读书目还需要仰仗优秀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对自己的一部个人经典的推介，还需要仰仗出版社推出第二批的十部与第三批的十部……使这张必读书目逐渐地丰富且完善起来，以沉稳地绘出一张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学术地图。对于那些希望走进比较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及他们的阅读期待来说，我想在未来的坚持中能够遴选与出版三十种或五十种就足够了。

注意，我们在修辞上使用了“the best of me”这样一个术语以隐喻的方法指称“个人经典”，在这套“文库”的遴选与集结的语境下，我们必然要把“the best of me”在逻辑上链接与定位在“canon”的语义场中，而“canon”的汉语译入语就是“经典”。

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以三重定义的方法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下定义时，在第三个层面上认为：“世界文

① [清]皮锡瑞著：《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学不是文本的一种固定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World literature is not a set canon of texts but a mode of reading）。^①严格地讲，按照学术的形式逻辑规则，任何一位学者在给一个学术概念下定义时，应该使用肯定句式，而必须拒绝使用否定性的语言表达式，因为那种操用否定性的思路以排除与被定义概念无关的诸种元素，最终迂回地达向被定义概念的本质，这无疑是一种反逻辑的思考，这也是形式逻辑在理论上所给予拒绝的。但无论如何，大卫·达姆罗什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在全球化时代，那些在世界文学名义下被尊称为经典（canon）的作品，需要处在不间断的被阅读中，以读者的持续性阅读给予作品之经典身份的激活，否则一部被曾经称之为世界文学经典的作品退出阅读后，它只有在寂寞中沉落，失去经典的本质。其实，曾经被称之为学术著作的经典也依然如此。学术著作的经典本质是变动不居的，而不是固定的，它们必须不间断地处在被阅读的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才能被历史的当下性阅读激活且守护其经典的本质。我们编辑与出版这套“文库”，也更是以集中的方式为相关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使选入这套“文库”的个人经典时时能够处在被阅读与被参考的当下语境中，以此也能够激活与回忆那个时代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学术氛围，同时，也葆有选入这套“文库”之专著的经典性学术生命力。所以仅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我们绝然不是在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上固执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经典定义者。

当然，这一切也要依凭选入这套“文库”之专著本然的学术品质。

说到底，学术经典也是一种阅读模式，阅读激活了这些学术经典，也激活了那个时代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有效地推动了当下代际性读者的知识积累与学术思考。我们当下所遭遇的是一个拒绝阅读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拒绝纸本阅读的时代，更不要说阅读学术经典了，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以修订的再版优

^① [美] 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 281.）。

秀专著与当下的阅读来守护历史上的学术经典呢？

由于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开放性，比较文学研究以其大度与宽容的姿态接纳了尽可能多的周边学科及其优秀学者集结于这个领域，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开放性不仅推动了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心态及学术信息。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锻造一种专业的视域，而图书出版也需要获取一种专业的眼光。福建教育出版社愿意以自己盈余的经济实力，资助出版这套纯然学术性的“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而不求取出版利润的回报，这着实令人敬重。这无疑是一种气魄！因为，这个时代有着太多的榨取学者血汗的出版人。

较之于某些出版人招摇着出版论文与专著的学术旗号，在斤斤计较中收取高额出版经费，这种气魄在职业的人格上要伟岸得多；较之于某些出版人为获取高额出版利润，出版媚俗读物以抓取大众眼球，这种气魄在职业的人格上要圣洁得多。

最后，我们感谢推动这套“文库”出版的策划人董伯韬博士与编辑李杨女士，他们为这套“文库”的出版投入了持久的热情与不懈的努力，从他们与这套“文库”作者们的反复交流中，我们全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学术信仰的忠诚与守护。时下，愿意和能够在书的审读与设计中投入如此多智慧、学识与心思的编辑并不多。

杨乃乔

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光华楼

2014年7月22日

重版序言

承蒙挚友杨乃乔教授慧心举荐，幸得福建教育出版社慷慨接纳，《重建巴别塔》又一次与敬爱的读者见面了。京城春满，花艳撩人，“龙山不可望，千里一裴回”。在下情不自禁地想借此机会，就德里达、解构、不可能的诗学以及《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的命运说几句话。

弹指一挥间，不知今何昔。德里达先生已经安息主怀十年了。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解构”“踪迹”“幽灵”“散播”“未来的民主”“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主义”等等，作为一些“没有所指的能指”，却还在这个世界上流浪，孤儿一般地流浪，以流浪作为其生存与诉求方式，昭示一些别具一格的思想方式、写作风格甚至生活姿态。究竟何为解构？德里达的思想究竟都指向什么？他的那些天马行空却不乏古典文本支撑的话语，究竟想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信息？这一切都好像还是“未知数”。仙逝之前，他在一次访谈中坦率地说出了一条犀利的消息：“敝人之文字，世人尚未开读呢！”他的几十本书，人们不是不想读，而是不能读，即便开读也是不堪卒读。原因很简单，如果不沉潜到古典世界，如果不广泛涉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传统，以及自古希腊到近代欧洲那一

脉理性主义潮流，德里达的读者就只能是“万里云山断魂客”。“降至深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之巨著《约瑟四部书》开篇序言，仿佛预先道出了德里达及其解构论的深度感和无穷性。

岁月之井，幽深莫测。我们应该称之为“深渊”么？是的，我们应该。假如——事实上，也许只有——我们所津津乐道和探幽索赜的往昔岁月只归属于人类，只归属于这种神秘莫测的生命形式，而构成我们鸢飞鱼跃的生命以及神鬼神帝而且悲惨万分的存在。不言而喻，这些不解之谜乃是我们全部道说和全部探索的起点与终点，给予我们的言语以急迫性与火热度，让我们坚持不懈地质疑与追问。

笔者以为，这就是德里达的事业：以急迫而火热的语言，坚持不懈地质疑与追问事关人性与宇宙的种种不解之谜，而沉入到幽深无底的岁月之井。不像解构论的莫焉下流，德里达自己从来就拒绝“后现代思想家”这个标签，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违背古典学术精神，以及人文学科的基本规范，尤其没有同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沆瀣一气，而是拉开了令人警醒的距离。晚年德里达，怎么看都不像是“反叛传统的斗士”：您看他穿梭在希伯来、希腊、伊斯兰三大宗教的传统语境中，一层一层地剥落那些历史主义的感伤积淀物，一步一步地接近那种“亚伯拉罕原型”（the Abrahamic），并认为这种原型同当今的政治格局和世界的新秩序有着剪不断的血脉关联。不过，世界变得“八卦”，“八卦”得很像德里达所描绘的“世界游戏”图景，德里达本人却借着“9·11”事件这一契机，描绘着一幅“反八卦”的世界图景。“正义不可解构”“主权源于自律”“民主类似博爱而只能在未来”，如此等等的命题，却染色浪漫乡愁，撒向了这个不太完美但确实可以淑易的世界。

德里达超越“解构论”，而建构“幽灵学”，从“自恋写作”到“为他人的人文主义”的迁移，表明他对人类的共业有一份坚定的信念。解构之后的苍苍莽莽，天昏地暗，毕竟不是人类理想的境界。苍苍莽莽，天昏地暗，乃是人类在命

运威迫之下的无奈。而哲学的使命，却永远是征服命运，准确定位人在宇宙间的位置，从苍苍莽莽、天昏地暗走向昭昭明明、地阔天高的境界。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德里达及其解构学说所祈向的境界，而且更是一切立志“面对他人、应答他人、以及为他人负责”的哲思上达的境界。这当然是哲思又是诗思，就是《重建巴别塔》所牵怀的“不可能诗学”。“不可能性”，虽为一个舶来语，但《中庸》古训即有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不可能”字面意思是很难做到，但深层的含义是说“中庸”作为一种境界，不能落在世俗的现实世界。换言之，“境界”扎根于此岸生命，却只能成全在神圣的彼岸。这种只能成全在神圣彼岸的境界，同德里达后期殷殷顾盼的“不可解构的正义”“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精神不乏相通之处。

2003年3月5日，德里达在《野兽与主权》系列讲座中明确地论说，“不可能的境界”就是上帝的神性，而这种神性却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无神论而竭力伸张自己：

哲学无神论将上帝当作至高无上的存在和“自为动因”（*causa sui*），当作最高主权与万有权力，当作万物以及宇宙的起源、因缘和根基。因此，哲学无神论比“本体—神学”（*onto-theology*）更接近上帝的神圣性，更值得敬重，更加开放，更加虚已待物地趋近人们向之祷告和为之献祭的上帝。

翻译过来的文字略嫌晦涩，毫无讲演现场的那份灵犀。德里达在讲演中用透明的口语议论“哲学家的上帝”与“信徒的上帝”，还真有几分禅境。限于见闻，在下不知德里达是否接触过佛教禅宗，但确实有人发现解构之道与佛教之法有惊人的相通。古稀老人德里达，言如中天月色，境如映月空潭，宛如佛教宗师谈玄说法，摒弃生死，破除“我执”。破除我执，就是将解构应用于自身，因而是自觉而且彻底的解构。佛家讲三界唯心，万法为识，四大皆空，怎么看都比三大一神论都进阶于神圣性，超越而且内在，重的就是一个直面空无而向往心无挂碍的境界。所以，在下很愿意冒险将这种境界看做是重建巴别塔之后的“不可能诗学”

境界。它是诗学的，意思是说它是心灵的一种创造，且借助符号而化虚为实，使情成体，当然不是可以成全于物质世界的某种实惠与利益。所以，它最接近自律而超功利的康德境界。康德曾经用过近乎枯燥的言语描述了十八世纪后启蒙时代的“忧伤心灵”结构，而那个为他所瞩目的超功利境界却不失为对“忧伤心灵”的慰藉。

蒙北京出版集团天津出版社慷慨接纳，陶宇辰先生执编，《重建巴别塔》初版于2007年。严格说来，拙作不是一部系统论著，而是一部论文集，集中文章尽是兴趣与兴致的产物。说到底，是因为喜欢，所以才写作。在写这些文字之时，没有项目挂靠，没有经费支持。“我爱，故我在（写）”，符合哲学之本意——爱智，且同今日动辄比项目谈经费的写作相比，更加惬意，生命体验更加醇厚。把十年间近似主题的文字拢在一起，居然还有一个轴心将这些章法全无的断简残篇集结起来：一种以僭越为主旨、以神性为指归、以祈祷为姿态的诗学，一种“不可能的诗学”。对抗喧嚣的虚无主义，好像还不只是十年前的事情。虚无主义在今日，更加让人窒息。“惟有诗情浑不灭，独吟今夕莫伤神。”故而，顿起重版旧作之念，虽然解构像是隔日艳景，而后现代已是昨日春潮。既然是新版，总要有点没有和读者见过面的东西。订正误植字符，修缮残缺语句，还不足以为“新”。在下斗胆以两篇长文为新版附录：一篇是《现代性地平线上的三颗救赎之星——本雅明、施密特和海德格尔的灵知主义精神探略》，另一篇是《存在之外的上帝——让-吕克·马利翁与现象学神学转向》。前者可以读作“不可能诗学”的史前史片段，其中论列三人都与德里达有过“对话关系”，所论学理自然与解构诗学相纠结。后者可读作“不可能诗学”的逻辑延伸，其中论述的马利翁与德里达都和现象学及其转型有直接关联。有趣的是，前一篇文章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引用者颇多，后后一篇文章相对默默无闻，知者甚寡。将二文辑为该书附录，可谓让它们回家，回归于现代思想的血脉关联之中，也好让读者对“不可能的诗学”之源流略有所窥。

《重构巴别塔》出版之后，很快脱销。学界朋友和热心读者屡屡来函来电“追问”此书，说出版社和网上书店都找不到此书。对朋友和读者，在下唯有表

示歉意，手中无物，满脸难堪。还有一些好友独具慧心，敏锐觉察到书中所涉学理及在下的论说有失偏颇，值得斟酌与修缮，在此必须深表谢意，深表歉意。彻底修缮此书，得有个一年半载。天命之年修缮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的文字，如果不全盘推倒，几乎是不可能的。此书所辑文字，是孤危羁旅鞍马劳顿的产物，所以在下愿意立此存照，留下学步的蹒跚，留下问道的困惑，留下探索的艰辛，留下时代的印迹，留下为人处世的尴尬与迷惘。

在旧作再版之际，在下要真诚感谢我妻子王小晴与我一起倚楼听风雨，忍受清贫，享受平淡，对自说自话的学术研究的一贯支持，感谢在外地工作的遥遥一周一次的电话问安，感谢诚诚每周回家给我们带来的无法替代的珍贵欢乐。

再次感谢乃乔先生，感谢两位才华横溢且敬业崇道的编辑——策划人董伯韬先生、责任编辑李杨女史，他们的慧心与爱心让这盏“隔夜冷茶”芬芳四溢，香满书园。

胡继华

千禧甲午年季春于中海枫涟山庄寓所

导言 重建巴别塔

—

巴别塔 (The Tower of Babel)，典出《圣经·创世记》：相传大洪水之后，世界万邦万民操同样的口音言语。这些挪亚的后代商量着要在示拿地的一片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世记》，11：4）耶和华降临，看到世人所建的城和塔不禁震怒，为了惩罚这些希望成就一切的子民，遂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并永久地散居在世界上。

这个典故显然具有多重含义且充满了歧义。首先，巴别塔，是圣经子民创造意志的象征。其次，塔顶通天，传扬圣经子民的美名，结束散居离乱的痛苦，这座神奇的塔就成为一种道德生命之理想形态的隐喻。第三，震怒的神为了惩罚僭越的子民而变乱他们的言语，使他们奔走在痛苦的离乱之中。挪亚的后裔意想通天，却堕入永劫，而这恰恰就是耶和华权能的体现，神圣的见证——正如偷食禁果误入智慧之门的亚当和夏娃永恒地失落了伊甸园，挪亚的后裔也因通天扬名的僭妄而被剥夺了普遍沟通的能力。